

黃大徽 是舞不是舞？



黃大徽是在大專一年級時開始學舞。空餘時間，同學們都積極為現實生活作打算，有的去做補習賺錢，有的去馬會投注站打工，他腦子裡卻是個有些「虛無縹緲」的念頭——「關於自己，還有些甚麼東西是我不知道的呢？」在香港，做學生有個極大的好處，卻不是所有學生都會善加利用，那就是參加各種文化活動的誘人折扣。黃大徽把這好處用得盡盡的，看了許多藝術演出，再加上自己個性好動，慢慢地對跳舞產生了興趣。

那個時候現代舞還沒有這麼流行，說起學跳舞的經過，黃大徽也不禁笑出來：「當時康文署好像有挺便宜的課程，但是當時他們沒有現代舞，就甚麼都試試，芭蕾舞啊甚麼都學。進去一看，哇，一個班40個人，39個都是女孩子，各種年齡各種身高各種形體都有。剩下來一個男的，大概50歲左右的年紀。」有趣的是，這個男子的衣着比其他人更像舞者，headband, leg warmer……煞有其事地全副武裝。「他做的所有東西都像努力過度，讓我覺得『好像不是這樣吧』——翻那麼開會不會有事啊？我開始想，這好像不是我在找的東西。」「逃」出課堂，輾轉之下，黃大徽轉到城市當代舞蹈團學現代舞，一直學到高級班。在那裡，他認識了進念的人，通過了林奕華的面試，在一個演出中露面。他還記得，那是個八十年代的節目，名字叫做《Rooms》。

為甚麼要學葛蘭姆？

當時所流行的現代舞技巧之一，是「葛蘭姆技巧」(Graham Technique)，由美國舞蹈家、現代舞先驅之一瑪莎·葛蘭姆創立。葛蘭姆倡導舞蹈不要優美的古典動作，而要飽含意義，情感奔騰激烈，每個動作似乎都要舞者不斷向內求索，奉獻整個身心來達成。她所創立的舞蹈技巧強調以呼吸為原動力，以脊椎為中軸線，讓身體做螺旋式地向上旋轉。直到今天，「葛蘭姆技巧」都幾乎是每個現代舞者的必修課，但黃大徽卻因為跟隨這位現代舞大師的腳步而覺得疲憊莫名。

「跳到一個地步，當我重新去看葛蘭姆的動作的來源，她的脾性、身體的條件，我開始覺得學跳舞很無趣。為甚麼每次上課，做得到老師示範的東西就是好，做不到就是不好？葛蘭姆的身體開的幅度很大，在感情上她又是很強烈的，我不是一個女性的身體，為甚麼一個禮拜幾個晚上都要學她？都要不停地去複製她的東西？我對舞蹈開始有很多懷疑。畢業後，開

始工作，有幾年時間基本上我拒絕跳舞。」直到一天收到林奕華的電話，說得到一個倫敦那邊的委約，問黃大徽有沒有興趣到英國幫忙。創作的酬勞不足以應付倫敦的生活，黃大徽拿出自己所有的積蓄，向公司申請了停薪留職的一年假期，前往英國。「那時銀行還不是很發達，要買很多旅行支票過去。我把它們放在枕頭下面的地毯下面，到了後期終於體會到成語中『床頭金盡』的感覺。」他笑着說。趁着這次機會，他走訪了歐洲不同的國家，參加了許多大師班和工作坊，也看了很多不同舞蹈節的節目，開闊了眼界之餘，也好像看到自己可以去嘗試的方向。「他們跳舞不是像香港這樣教的，對你的要求也不同。就算是要求很嚴格的芭蕾舞課，也不會說要你把手腳放到多高，而是你怎麼利用自己的身體條件去正確地完成動作。在香港上課，經常是說：你不是做不到，是因為你懶；你的腳可以放那麼高，身體可以打那麼開，人人都可以一字馬，做不到只是你懶而已。而不是像他們（歐洲）那樣，讓你感受自己的身體。」

這種對個人主義的完全尊重和擁抱讓黃大徽重新思考「舞蹈是甚麼」。藝術本就不是一件很自我、很個人的事，不是每個人都要做葛蘭姆，而做不了葛蘭姆也不代表就不出色。黃大徽覺得自己就像空了水的海綿，不停地吸收養分，對舞蹈的熱情又重新在身體中聚集起來。

身體啊身體

1995、96年，黃大徽才開始全身投入創作，而《B.O.B.*》正是他的代表作品。《B.O.B.*》的最初原型是2002年黃大徽在舞蹈家伍子烈為城市當代

新加坡《海峽時報》曾評論說：「如果周星馳是一個舞者，他很可能會像黃大徽。」黃大徽的舞蹈作品，思維跳躍得很，但觀察和表述又很敏銳精確。他也很會寫，看他的微博，短短的文字介紹一個作品和舞蹈家，精煉簡要又好看。有趣的是，他的代表作《B.O.B.*》正是關於舞蹈與語言。

他半路出家，沒有童子功，沒有技巧高超的身體。曾經，他因為葛蘭姆技巧而對舞蹈產生懷疑；遊歷歐洲後，領悟到創作的基點，才在作品中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。

在他的作品中，總有許多問題拋出來。不斷探索可能性，不斷重新塑造，不斷尋找不同的表述方式，對他來說，似乎才是作為藝術家的狀態，不想革新，「不如進博物館去。」

對他來說，現代舞是關於思想，身體只是其次——「我不相信技巧，但我相信狀態。」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：進念·二十面體提供



《B.O.B.*之終極版》
時間：12月2日、3日 晚上8時
12月3日 下午3時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劇場

舞蹈團創作的一個作品《Body Talk》中，所編的一個片段，之後發展成為獨立作品在2004年的香港藝術節中上演。之後作品獲邀往世界各地演出，包括巴黎、倫敦、柏林、華沙、曼谷、新加坡等，黃大徽與不同的藝術家合作，將作品不斷變形，發展出不同版本。

「B.O.B.」的意思是「身體啊身體」，身體到底是甚麼？舞蹈是甚麼？在身體上，我們又看到甚麼？Youtube上演出的宣傳視頻中，黃大徽重複一些簡單的動作，但畫面很快被湧出來的各種文字所淹沒。這些文字中有舞評中截取的字句，也有舞蹈中的專業詞彙，在美麗的形容詞和高深莫測的專業術語的夾擊下，舞蹈本身反而變得晦暗不明。

「整個作品和語言有很大關係，語言和舞蹈有很相似的地方。我們經常聽到人家說：你說廣東話都不正的；又或是在北京，他們覺得你的普通話怎麼這樣。語言到底是用來溝通，還是一個權力的遊戲呢？大家又有多自覺這個情況呢？想像一下，如果廣東話成為中國的官方語言，那南方的文化可能就變成主流，粵語歌就變成整個中國的東西。語言和權力息息相關。跳舞也是，很多時候我們被要求要跳到很精確，但是不是要那麼精確呢？如果你跟隨的只是那個動作而不是它的本質，好像沒有甚麼可做的了哦。我總覺得，現代舞應該是關於思想而多過於身體。」

「我不相信技巧，但我相信狀態。你有很高的技巧，但是沒有很好的狀態，我只能說sorry咯。但是有些人可能沒有那種技巧，但是他用了自己一些和其他人不同的東西，去找自己的一種風格，而其中有他的一種狀態，這個更重要。我常說，我看過最好看的舞蹈是一個灣仔的婆婆，她因為腳有事，走路時總覺得好像有東西拖着她的腳，她一邊走，一邊停下來拖動腳，整個過程那種順暢的過程，那種專注，讓我覺得好看過好多『交功課』的舞蹈。那種東西對我來說比較重要。」

活動推薦

跨界《西遊記》

由香港展能藝術會策劃的新版《西遊記2010》，在「美國QuestFest視覺劇場藝術節2010」首演，好評如潮，被譽為「一個真正的跨界作品……帶來無窮的想像空間！」八位聽障演員，聯同劇場專業導演葉遜謙及健聽演員／編劇陳楚健，在香港演藝學院中國戲曲老師洪海的指導下，以中國經典名著為藍本，以輕鬆幽默的方式演繹西方的七宗罪。演員透過維多維維的形體動作，突破語言界限來創造婀娜多姿的意象。配合舞台效果、中國傳統服飾、戲曲做手、現場敲擊樂，與西方演繹技法共冶一爐，為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另類藝術作品。
時間：12月10日 晚上8時 12月10日、11日 下午3時
地點：上環文娛中心劇院
查詢：28559548, www.adahk.org.hk



留聲機年度演奏家李維斯重臨香港

被譽為英國當今最優秀鋼琴家之一的李維斯去年與香港管弦樂團（港樂）演出貝多芬第五鋼琴協奏曲叫好叫座，今年他將重臨香港，與指揮范斯克送上莫扎特的大調第23鋼琴協奏曲。李維斯近年在世界各地作巡迴獨奏演出，今次他將多首舒伯特的鋼琴瑰寶帶到香港與樂迷分享。
巨星匯：范斯克與李維斯
時間：12月2日、3日 晚上8時
李維斯鋼琴獨奏會
時間：12月4日 下午3時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
查詢：27212030, www.hkpo.com



香港舞蹈團「八樓平台」最新舞作

香港舞蹈團特邀3位本地出色編舞家：劉迎宏（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蹈員）、張健祥（佛蘭明高舞坊）、王榮祿（不加鎖舞蹈館）為「八樓平台」編創最新系列舞蹈演出。劉迎宏的《鏡·花》以鏡中之花、水中之月，訴說生命的無常；張健祥的《疏離鴉》透過佛蘭明高舞步畫墨墨西哥著名畫家Frida Kahlo的傷痛與孤寂；王榮祿的《蕭邦 vs Ca幫II》則玩盡Hip-hop、雜技、當代舞、舞蹈劇場、現代舞、後現代舞、前現代舞，以爆炸性能量硬爆蕭邦柔情音樂。
時間：12月至2012年1月（具體場次時間請查詢 www.hkdance.com）
地點：上環文娛中心香港舞蹈團「八樓平台」上演
查詢：31031806, hkdance@hkdance.com



安震恆重振龍頭樂團氣勢 ——多倫多交響樂團絕境逢生的啟示

作為加拿大龍頭旗艦樂團的多倫多交響樂團（Toronto Symphony Orchestra，簡稱TSO），十年前備受財政赤字困擾，幾陷絕境；月前外遊聽了該團在羅伊湯姆森音樂廳（Roy Thomson Hall）和鋼琴大師艾曼紐·艾斯（Emanuel Ax）的音樂會，那種欣欣向榮的景象，不僅讓人相信樂團早已渡過難關，更讓人對樂團2011-12年度的第九十個慶典樂季充滿期待。

筆者聽的是TSO九十慶典樂季的第二套節目（9月29日），以布拉姆斯為主角。當晚音樂廳分佈三層的2630個座位估計有九成入座率，艾斯演奏布氏的第一鋼琴協奏曲，和他的個人學者氣質、穩重成熟的外形很接近，技巧近乎完美，音樂上的細緻層次和樂團融合所產生的渾厚飽滿色彩，亦帶出動人的美感，這並非出自艾斯的身體語言，而在於他雙手流瀉出來的音樂。終章中艾斯的華彩樂段奏來光芒四射，最後與樂隊迸發出既刺激又迷人的火花，整首作品在讓人興奮的情緒下結束，即時地，各層觀眾都紛紛起立熱烈鼓掌。

下半场布拉姆斯的第一交響曲，音樂總監安震恆（Peter Quindjian）的指揮動作變化豐富，與音樂要求配合準確，且能恰如其份、沒有過分誇張渲染，四個樂章的演繹充滿渾厚張力與情感，而且層次感很不錯，稍感不足的是終章的大高潮爆發力度仍嫌不夠，總覺得仍可加強厚重的弦樂低音。相對而言，樂團的木管組奏來平穩紮實，銅管樂組以法國號的實力最強。

這場音樂會見出安震恆與別不同的獨特丰采，還有不少創意性的點子，首先是便服出場（特製的黑色長袖高領前後均無鈕扣的上衣，黑長褲黑鞋），明顯要營造親和隨意形象，出場後即手拿咪高峰，語調輕快與觀眾打招呼，再簡介當晚的曲目設計，同時介紹樂團新首席Jonathan J. Crow出場和樂團演奏貝多芬第二浪漫曲——只用了兩分鐘便將J. Crow帶出舞台，奏起貝多芬的樂音來熱身。

另一方面，中場休息時在大堂安排有音樂專欄作家William Litle訪問布拉姆斯傳記作者Jan Swafford，談論當晚上半場的演出情況。音樂會結束後，亦安排有安震恆與新任首席J. Crow的演出後對話。當晚兩人穿著演出服出場，輕輕鬆鬆地坐在椅子上閒聊起來，話題離不開J. Crow對多倫多交響樂團的觀感，和其個人家庭生活等。兩人均擅於詞令，談了十五分鐘，氣氛不錯，留下來的觀眾亦有兩百多人，這除了加強觀眾與樂團的聯繫，塑造音樂總監的親和形象，亦在於為新任首席打好與觀眾的關係。

樂團演出的場刊設計與內容別具心思，首先場刊將9月至10月樂季開始的

3套節目合併為30多頁的小冊子，樂團介紹、樂手名單、贊助者名單等便縮減為三分之一，每套節目表及樂曲介紹集中在冊子中間，篇幅增加不會太多，但卻能發揮連鎖推票效應，亦能讓聽眾透過一場音樂會了解、認識三場演出的曲目，這「三合一」，甚至「四合一」成為月刊般場刊的一大好處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這份多套曲目的場刊接觸的觀眾人次也就大大增加，廣告效益亦會增大，得以吸收更多廣告。

內容編排也就和一般場刊不一樣。編印在最前面的便不再是聽眾都急欲要知道的曲目表，而是「目錄」（冊子較厚便有如本迷你音樂雜誌）和音樂總監的「歡迎來到第九十樂季」；接著是一般列於場刊最後的團員名單，不僅如此，場刊內亦選刊了個別樂手的照片作為插圖，大大突出了樂手的重要性，有助增強樂手對樂團的歸屬感。

冊子中又圖文並茂刊登了William Litle所寫的新任首席J. Crow的訪問稿，長達四頁；在每套節目的曲目表前，都有《音樂總監如此說……》，每篇雖簡短，但篇篇活潑很有可讀性，還配上「From The Archives」的歷史性照片，如新樂季開幕音樂會的歷史照片是1982年9月25日樂團在新落成的羅伊湯姆森音樂廳的開幕音樂會；這場艾斯演奏布拉姆斯音樂會則配上2005年TSO獲獎傳媒影片《Five Days in September: The Rebirth of an Orchestra》中獨奏的艾斯照片。

和樂團合作的音樂家介紹中，第一句會追記與TSO首次合作的日期，如開幕音樂會的旁白者Christopher Plummer，和TSO首次合作是1993年1月，多倫多孟德爾遜合唱團是1937年3月，艾斯則是1976年12月。再而，場刊的封面構圖，以安震恆及樂團過去自創團的Kunitz以來八位音樂總監及駐團指揮Feldbrill合共十張照片構成，帶來很強的歷史感，這些照片主要來自「多倫多市檔案特藏」（The City of Toronto Archives），雙方並合作於11月15日開始舉行一項九十周年慶典展覽，展示樂團的歷史性照片、文件、印刷品、圖畫等，直到明年5月。樂團強調這種歷史感，既突出TSO的傳統，肯定前人的貢獻，亦傳達了偉大樂團非一朝一夕建成的訊息，見出樂團管治團隊繼往開來、高瞻遠矚的宏大胸襟。

安震恆自2004年開始擔任音樂總監後，便致力將多倫多交響樂團聲望重振，重現作為加拿大龍頭旗艦樂團的氣派，到今年已是他出任總監的第八個年頭，創意性的點子仍層出不窮，且很有啟發性，只需上網（www.tso.ca）看看九十慶典樂季的節目設計，便能見出一個樂團能夠絕境重生，靠的還是最重要的創意呢！
文：周凡夫

音樂總監安震恆。C. Tiedmann攝

